

童话版“加勒比海盗”

在无尽的冒险和永远的遗忘中 寻找永恒的爱

世界最美儿童文学

美绘注译本

小飞侠

Peter Pan

(英)詹姆斯·马修·巴利 著 岸芷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美绘全译本

小飞侠

Peter Pan

(英)詹姆斯·马修·巴利 著 岸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飞侠/(英)巴利(Barrie,J.)著;岸芷译. —武汉:崇文书局,2012.3
ISBN 978-7-5403-2133-8

I. 小… II. ①巴…②岸… III. 童话—英国—近代 IV. 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0676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小飞侠

著 者 (英)巴利(Barrie,J.)

译 者 岸 芷

插 图 谌 威 管典正

责任编辑 张 韵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 - 87679712 87679087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03-2133-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彼得闯了进来	1
第二章	影 子	12
第三章	走啦,走啦!	24
第四章	飞 行	42
第五章	来到真正的岛	55
第六章	小屋子	69
第七章	地下的家	82
第八章	人鱼的泻湖	90
第九章	永生鸟	107
第十章	快乐家庭	112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121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132
第十三章	你相信有仙子吗	138
第十四章	海盗船	149
第十五章	与胡克拼个你死我活	159
第十六章	回 家	172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了	184



第一章 彼得闯了进来

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一个例外。孩子们很快都明白他们早晚会长大成人，温迪是这样知道的：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在花园里玩，她摘了一朵花，跑去送给妈妈。我猜，她那个小样儿一定很讨人喜爱，因为，达林太太用手抚着胸口，大声说：“哦，要是你永远这么大该多好啊！”虽然关于这个话题只涉及了这么一次，可打那以后，温迪就明白了，自己终归是要长大的。人一过两岁就总会知道这一点的。两岁，是个结束，也是个开始。

当然啦，他们住在门牌十四号的那栋宅子里，在温迪出生前，妈妈一直是家中的主要人物。她不但招人喜欢，还非常浪漫，嘴角边常常挂着甜甜的微笑。她那爱幻想的心，就像来自神奇东方的魔盒，一个套一个，不管你打开多少层，里面总还藏着一个。她那甜甜的、调皮的嘴角，老是挂着一个温迪得不到的吻，可那吻明明就在右边的嘴角上挂着。

达林先生是这样赢得她的：当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周围



有不少男孩，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忽然同时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于是他们都跑着到她家去求婚；只有达林先生例外，他雇了一辆马车，抢在他们前头，于是就追到了她。达林先生得到了她的一切，除了她那魔盒最里面的一层和嘴角那个吻。那只小盒子他从来也不知道，那个吻他渐渐地也不再想去获得了。温迪想，兴许拿破仑能得到那个吻，不过就算是拿破仑也将兴冲冲地来、一无所获怒气冲冲地甩门而去。

达林先生时常向温迪夸口，说她妈妈不只爱他，还敬重他。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懂得股票和红利。当然啦，这些事没有谁真正明白，可达林先生像是挺懂行的，他经常谈论股票上涨或红利下跌的事。他说得头头是道，足以让任何一位女士心生敬佩。

达林太太结婚时穿着雪白的纱裙。起初，她把家用账目记得清清楚楚，连一个小菜芽都不漏记，她欢欢喜喜地忙活着，像在玩游戏。可是渐渐地，她甚至漏记一整棵花椰菜，在账本上本该结算的地方画了一些没有面孔的小娃娃。那些娃娃是凭她的想象画出来的。

温迪出生了，接着是约翰，随后是迈克尔。

温迪出生后的一两个星期中，父母亲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她，因为又添了一张嘴吃饭。达林先生因拥有温迪而自豪，但他是个实在的人，他坐在达林太太的床边，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给她算账。达林太太带着恳求的神情望着他。她想，不管

怎么着也得冒险一试，可达林先生的做法不是这样。他拿来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开始算账。要是达林太太提个什么建议搅乱了他，他又得从头算起。

“好了，别打断我。”他央求说，“我这儿有 1 镑 17 先令，在办公室还有 2 先令 6 便士；以后我免掉办公室的咖啡，可以省下 10 先令，就有 2 镑 9 先令 6 便士。加上你的 18 先令 3 便士，一共 3 镑 9 先令 7 便士，我的存折上还有 5 镑，总共 8 镑 9 先令 7 便士——是谁在那儿动？——8——9——7，小数点进位 7——别插嘴，亲爱的——还有你借给上门借钱的那个人的 1 镑——安静点，宝贝——小数点进位，乖乖——瞧，又让你给搅乱了——我刚才是说 9——9——7 来着？对了，问题是，我们靠 9 镑 9 先令 7 便士，能过一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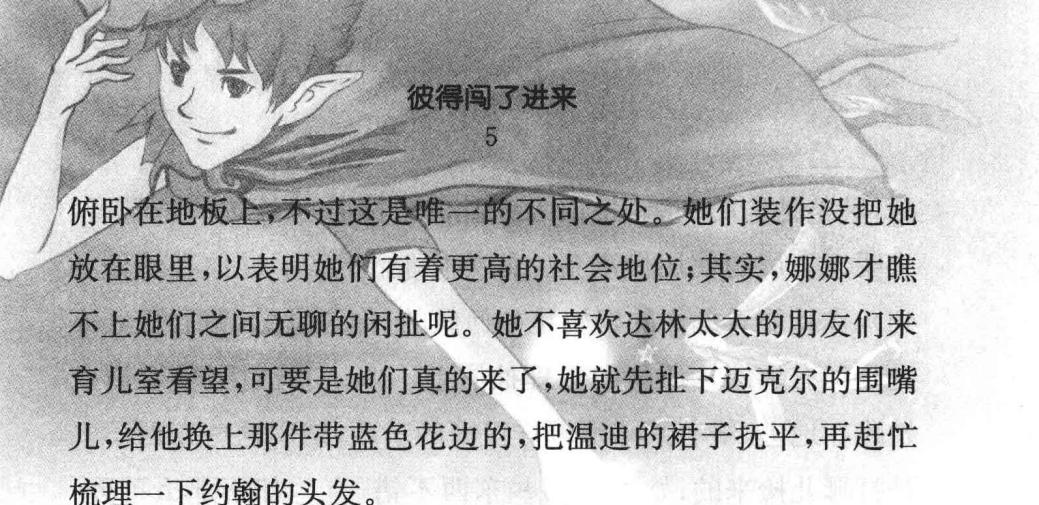
“我们当然能，乔治。”达林太太嚷道。她想偏袒温迪，可两人中达林先生是更自负的一个。

“别忘了还有腮腺炎，”达林先生几乎带点威胁地警告她，又接着算下去，“腮腺炎我算它花掉 1 镑，不过我敢说，甚至可能要花去 30 先令——别说话——麻疹 1 镑 5 先令，风疹半个几尼，加起来是 2 镑 15 先令 6 便士——别摇手——百日咳，算 15 先令。”——他就这么算下去，每次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不过最后温迪总算保住了，腮腺炎减到了 12 先令 6 便士，两种疹子并成一种计算。

约翰出生后，也遭遇了同样的风波，迈克尔的风险更大，

好不容易才侥幸过关。不过他们两个都还是活了下来，不久，你也许曾看见，姐弟三人排成一行，由保姆陪伴着，去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上学。

达林太太对现状比较满意，达林先生却喜好事事都向邻舍们看齐；所以，他们当然也得请一位保姆。由于他们很穷，孩子们喝的牛奶太多，所以，他们的保姆只是一只严肃整洁的纽芬兰大狗，名叫娜娜。在达林夫妇雇用她之前，她没有固定的主人，达林一家是在肯辛顿公园里和她结识的。孩子在她心中非常重要，娜娜闲来无事常去肯辛顿公园，爱把头伸进摇篮车，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都很讨厌她；因为她老是跟着她们回家，向她们的主人告状。她果然成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保姆。给孩子洗澡时，她是多么一丝不苟。夜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一个她看管的孩子轻轻地哭一声，她就跃身而起。当然狗舍就设在育儿室里。她天生有一种本领，知道什么样的咳嗽不可大意，什么样的咳嗽只需要用暖和的东西围住脖子。她笃信大叶黄之类的老法子；听到有人谈起细菌之类的新名词，她总是不屑地哼一声。你若是看到她护送孩子上学时那种有板有眼的情景，真会大长见识。当孩子们规规矩矩时，她就安详地跟在他们身边；要是他们四处乱跑，她就把他们推回队伍中。约翰踢足球的时候，她从不忘带着他的球衣；为防下雨，她还常把伞衔在嘴里。福尔萨姆小姐的幼儿园地下室里有一间小屋，保姆们就等候在那里。她们坐在长凳上，娜娜则



俯卧在地板上，不过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她们装作没把她放在眼里，以表明她们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其实，娜娜才瞧不上她们之间无聊的闲扯呢。她不喜欢达林太太的朋友们来育儿室看望，可要是她们真的来了，她就先扯下迈克尔的围嘴儿，给他换上那件带蓝色花边的，把温迪的裙子抚平，再赶忙梳理一下约翰的头发。

没有哪家的育儿室管理得比这个更井井有条，对此达林先生完全清楚，不过他有时还是不免担心，生怕街坊们会背地里笑话他。

他不能不考虑自己在城里的地位。

娜娜还有一点让达林先生烦心，他有时觉得娜娜不大佩服他。“乔治，我知道，她可佩服你啦。”达林太太向他担保说，然后就示意孩子们要对父亲格外亲近些。接着，就会跳起欢快的舞蹈。他们唯一的女仆莉莎，有时也获准加入。莉莎穿着长裙，戴着女佣的布帽，虽说刚雇她的时候，她发誓说自己早就过了十岁，但她显得那么矮小。小家伙们跳得多快活呀！最快活的是达林太太，她踮起脚尖疯狂地飞旋，只有她嘴角的那个吻还能看见。这时要是你扑过去，定能得到那一吻。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单纯、更快乐的家庭了，直到彼得·潘的到来。

达林太太第一次听说彼得，是在她清理孩子们的头脑的时候。凡是好妈妈，晚上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孩子们睡熟之

后，翻整他们的头脑，使白天弄乱的思路各就各位清楚整齐，为明天清晨的使用做准备。假如你能醒着（不过你当然做不到），你就能看见你的妈妈是如何做的；你会发觉，留心地观察她是很有趣的。那就和整理抽屉差不多。我估摸，你会看到她跪在地上，饶有兴味地端详里面的东西，纳闷这些东西不知是打哪儿捡来的；她发现有些东西不错，有些却不那么可爱。把这件东西贴在她的面颊上，像捧着一只逗人的小猫；把那件东西赶快收藏起来，不让人看见。你清早醒来时，睡前揣着的那些顽皮想法和坏脾气都给叠成小小的一块，压在你头脑的底层。而在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等你去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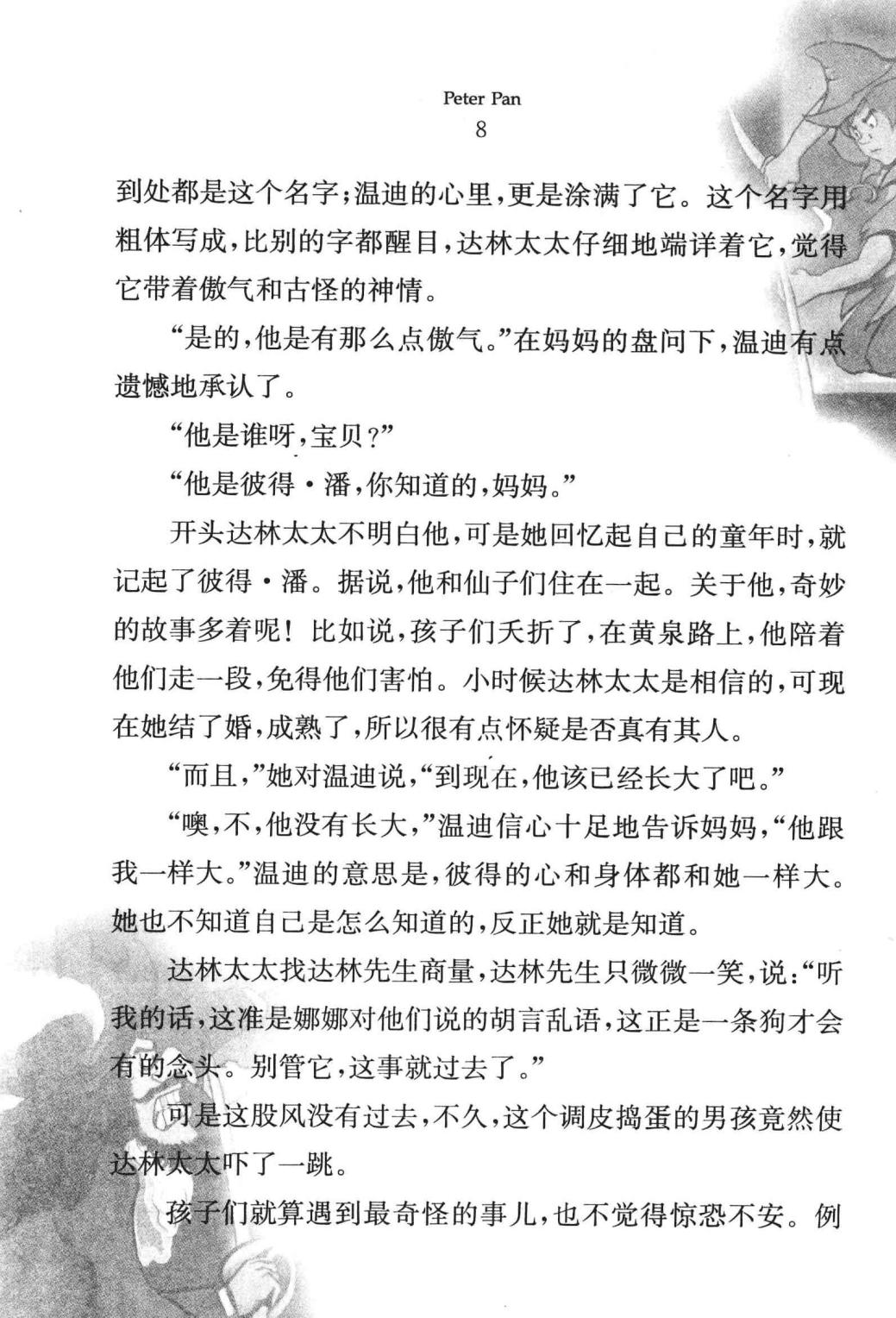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人的心思图。医生有时会画你身体其他部位的图，你自己画的地图也是十分有趣的。可是，要是你碰巧见到他们画一张孩子的心思图，你会发现，那不但是毫无章法，而且总是绕着圈儿打转。那些曲曲折折的线条，就像你发烧时的体温记录图，这大概就是岛上的道路吧。因为幻想国多少就像一个海岛，那些惊人的色彩到处都是。珊瑚礁露出海面，近海上漂着轻快的船。岛上住着野人，还有荒无人迹的野兽洞穴；有做裁缝为生的小矮人；有暗河穿过的岩洞；有王子和他的六个哥哥；有一间快要坍塌的茅屋；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子的小老太婆。若只是这些，这张图倒也不难画。但是还有呢，第一天上学的情景、宗教、父亲、圆水池、针线活、

谋杀案、绞刑、与格动词、吃巧克力布丁的日子、穿背带裤、数到 99、自己拔牙奖励 3 便士，等等。这些可能是岛上的一部分，也可能画在另一张上，从别处透过来，更使之杂乱无章了。再加上没有一件东西是静止不动的。

当然，每个人的幻想国又大不一样。例如，约翰的幻想国里有一个湖泊，湖上飞着许多火烈鸟，约翰拿箭射它们。迈克尔呢，年纪还小，他有一只火烈鸟，上面飞着许多湖泊。约翰住在一只倒扣在沙滩上的船里，迈克尔住在棚屋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巧妙缝制的屋子里。约翰没有朋友，迈克尔在夜晚才有朋友，温迪有一只被父母遗弃的小狼宝宝。不过总的说来，他们的幻想国都有点像家。要是摆成一排，你会看到它们的五官长得大同小异。在这些神奇的海滩上，游戏的孩子们总是驾着小圆舟靠岸登陆。那里我们其实也去过，如今我们还能听到浪涛拍岸的声音，虽然我们再也不会上岸去了。

在所有叫人开心的岛上，幻想国要算是最安逸、最紧凑的了。就是说，不太大，不太散，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无需走很远，密集而十分得当。白天你用椅子和桌布玩岛上的游戏时，一点也不害怕；可是，在你临睡前的两分钟里，它就变得和真的一样了，这就是夜里要点灯的原因所在。

达林太太漫步在孩子们的心思里时，偶尔会发现一些她不能理解的东西，最叫她莫名其妙的，要算是彼得这个名字了。她不认得彼得这么个人，可是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头脑里，



到处都是这个名字；温迪的心里，更是涂满了它。这个名字用粗体写成，比别的字都醒目，达林太太仔细地端详着它，觉得它带着傲气和古怪的神情。

“是的，他是有那么点傲气。”在妈妈的盘问下，温迪有点遗憾地承认了。

“他是谁呀，宝贝？”

“他是彼得·潘，你知道的，妈妈。”

开头达林太太不明白他，可是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就记起了彼得·潘。据说，他和仙子们住在一起。关于他，奇妙的故事多着呢！比如说，孩子们夭折了，在黄泉路上，他陪着他们走一段，免得他们害怕。小时候达林太太是相信的，可现在她结了婚，成熟了，所以很有点怀疑是否真有其人。

“而且，”她对温迪说，“到现在，他该已经长大了吧。”

“噢，不，他没有长大，”温迪信心十足地告诉妈妈，“他跟我一样大。”温迪的意思是，彼得的心和身体都和她一样大。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她就是知道。

达林太太找达林先生商量，达林先生只微微一笑，说：“听我的话，这准是娜娜对他们说的胡言乱语，这正是一条狗才会有念头。别管它，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这股风没有过去，不久，这个调皮捣蛋的男孩竟然使达林太太吓了一跳。

孩子们就算遇到最奇怪的事儿，也不觉得惊恐不安。例

如，事情发生了一周以后，他们才想起来说，他们在林子里遇到了去世的父亲，并且和他一起玩耍。温迪就是这样，有一天早上，她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一件叫人心神不宁的事。育儿室的地板上发现有几片树叶，头天晚上孩子们睡觉时明明还没有的；达林太太觉得这事很蹊跷，温迪却毫不在意地笑着说：

“我确信这准是那个彼得干的！”

“你说什么，温迪？”

“他真淘气，不肯把脚擦干净。”温迪边说，边叹了一口气。
她是个爱干净的孩子。

她平静地解释说，彼得有时夜里来到育儿室，坐在她的床角，吹笛子给她听。可惜她从来没有醒过，所以她不晓得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她知道。

“你胡说什么，宝贝！不敲门谁也进不来。”

“我想他是从窗子进来的。”温迪说。

“亲爱的，这是三层楼呵！”

“树叶不就是在窗子底下吗，妈妈？”

这倒是真的，树叶就是在离窗子很近的地方发现的。

达林太太怎么也想不明白，因为在温迪看来，这一切都那么自然，你不能说她在做梦，随随便便打消她的想法。

“我的孩子，”妈妈大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忘了。”温迪随意地说，她赶着去吃早饭。

哦，她一定是在做梦。

可是话又说回来，树叶明明是摆在那儿的。达林太太仔细检查了这些树叶，那是些枯叶，不过她敢断定，那绝不是从英国的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用一支蜡烛在地面上照看，想看有没有生人的脚印。她用火棍在烟囱里乱搅，敲打墙壁。她从窗口放下一根卷尺到地面，高度足足有30英尺，墙上连一个可供攀登的出水口都没有。

温迪一定是在做梦。

可是第二天夜间的事表明，温迪并不是做梦，那一夜是孩子们非凡的经历的开始。

在我们提到的那个晚上，孩子们又都上床睡觉了。那天晚上，正好是娜娜休假的日子，达林太太给孩子们洗了澡，为他们唱了歌，直到他们一个个松开她的手，溜进了梦乡。

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惬意，达林太太不禁对自己的担心感到好笑，于是她静静地坐在火炉旁做起了针线活。

这是给迈克尔缝的，他过生日那天该穿上衬衫了。育儿室里炉火暖融融的，点着三盏光线微弱的夜灯。不多会儿，针线活就落到了达林太太的膝上，她的头，一个劲儿往下栽，哦，多优雅呀，她睡着了。瞧这四位，温迪和迈克尔睡在那边，约翰在这边，达林太太睡在炉火旁。该点上第四盏夜灯的。

达林太太睡着之后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走进幻想国，一个陌生的男孩从那里钻了出来。男孩并没有让她感到吃惊，因为她觉得自己曾在一些没有孩子的女士脸上见过他。

也许在一些做母亲的人的脸上，也可以看见他。但是在她的梦里，男孩把遮掩在幻想国上的一层薄幕撒开来，她看到温迪、约翰和迈克尔由缝隙向里窥视。

这个梦本身是寻常小事，可是就在她做梦的时候，育儿室的窗子忽然被吹开了，果真有一个男孩落到了地板上。伴随着他的，还有一团奇异的光，那光还不及你的拳头大，它像一个精力旺盛的活物在房间里四处乱飞。我想，一定是那团光把达林太太惊醒了。

她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一眼看见了那个男孩，不知怎的，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就是彼得·潘。当时，要是你或我，或温迪在那儿，我们会看出他很像达林太太嘴角上挂着的那个吻。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孩，穿着用干树叶和树浆做成的衣裳。但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是他长的那口小乳牙。他一见达林太太是个大人，就冲她龇起满口珍珠般的小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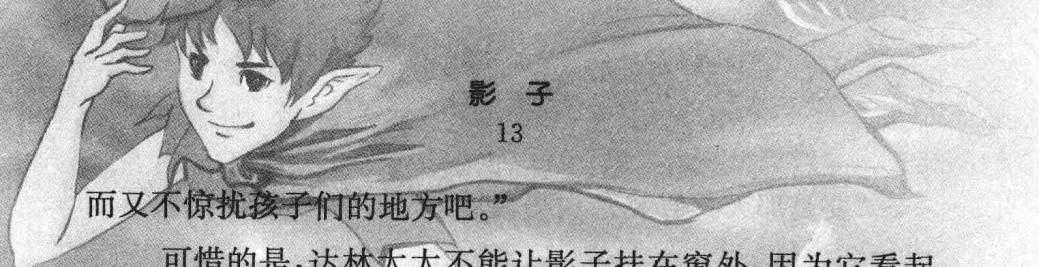
第二章 影 子

达林太太尖叫了一声。就像听到一声唤人的铃声，门马上就开了，娜娜冲了进来，她晚上闲逛刚回来。她咆哮着向那个男孩扑去，那孩子轻盈地从窗口跳了出去。达林太太又发出一声尖叫，这次是为那男孩担忧，她以为他必定已摔死了。她急忙跑到街上去寻找他的尸体，但街上什么也没有。她抬头张望，在漆黑的夜里，除了一颗流星正划过天际，她什么也看不见。

达林太太回到育儿室，看见娜娜嘴里叼着一样东西，原来是那孩子的影子。孩子穿窗而出的瞬间，娜娜迅速地关上窗子，可没捉住他，但是他的影子来不及逃走，窗子砰的一声关上时，影子被扯了下来。

毫无疑问，达林太太当然是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那个影子，可那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影子罢了。

娜娜无疑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个影子。她把它挂在窗子外面，心想：“那孩子肯定会回来取的，让我们把它放在容易拿到



而又不惊扰孩子们的地方吧。”

可惜的是，达林太太不能让影子挂在窗外，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件湿衣裳，降低了这所宅子的格调。她想把影子拿给达林先生看，可是达林先生正在计算给约翰和迈克尔购置冬季大衣所需的费用；为保持清醒，他把一条湿毛巾缠在头上。这时候去打搅他，怪不好意思。而且，她知道他准要说：“这都怪我们用狗当保姆。”

达林太太决定把影子卷起来，小心收藏在抽屉里，等到了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丈夫。哎！就这样吧。

一个星期后，机会来了，那是在一个永远难忘的星期五。那确实是一个星期五。

“遇到星期五，我应该格外小心才对。”她常对丈夫说些事后感叹的话。这时候娜娜也许就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不，不怪你，”达林先生总是说，“我应该负全责。这都是我乔治·达林的错。Mea culpa, mea culpa(拉丁语：吾之过，吾之过)。”他是受过古典教育的。

就这样，他们一夜夜坐着，回忆着那个不幸的星期五，直到事情的每个细节都印刻在他们的脑海中，甚至从另一面透出来，就像一枚劣质钱币上的头像一样。

“要是那天我没有赴 27 号的晚宴就好了。”达林太太说。

“要是那天我没把我的药倒进娜娜的碗里就好了。”达林先生说。